

百姓记事

乡村老支书

□ 杨松华

如果你是外村人，来咱村走亲访友赶上你落脚的那户主儿与邻居发生了意见嚷着闹上一阵纠缠不清的时候，一个说，我不想跟你蛮扯了，咱找老支书评评。那个说，就去呀，不去是耍孙。一旁的你在心里说，这就对喽，出外遇见此类事情找民警帮忙解决好，在村里就得找村支书帮忙解决。但是，当你发觉出来调解的老支书竟是已退休多年的、样子居然还有点萎靡，这样一个人时，你立马有了一种竹椅脱榫了支立不稳的味道，连声说，不对呀，不对呀——有啥不对的呢？我猜测你的意思是：为什么乡亲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他这个年迈的老村支书来充当他们的公正调解人呢？

而我印象里老支书总是很忙的，不光表现在当村里人有了纠纷迫切需要他出面作调解性质的评说，还表现在他对谁家有了儿女婚嫁、老人寿诞一类活动的极度热衷上。村民不会用莅临指导一类词儿来形容他的作用，只知道出了此类事一定得把他请到堂，主持场面上的程序和事宜，像春天里他们播种季节缺水了种子发不了芽一样，少了老支书，很难说他们正办着的事还能不能顺当地办下去。

老支书的家在村子的中央，这就给村子里有事求于他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几乎是趁着吃饭时的公共空闲，手里端着饭碗一边走一边吃自东或西转个弯儿或拐个角儿就跨进了老支书的家门。老支书的妻子很贤惠，她对人家的到来表现出少有的热情，不分辈分大小，先是搬条凳给人家个座位儿，再端出自家饭桌上的菜请人家品尝；赶上天冷天热的季节还会把铜烫炉或蒲扇递上去。做完这一切，她会主动退到一边，好让老支书与人家谈正事。有时候是村里的两家人拉拉扯扯叫嚣着找上门来请老支书评理，这样的情况下做妻子的往往表现出非凡的理智，她挥动着两支瘦弱的胳膊或左或右地配合着老支书把打到一处的双方人拉开，尽可能地吧他们的怒气压下去——他们的怒气因而真会有所收敛的。她呢，照例是退到一边，相比照之下，老支书的位置就显得很重要。

引起两家争吵的事其实是很琐碎的，无非是孩子们在外打架引起大人斗气，这家养的狗彻夜嚎叫惊吵了邻近家的睡眠，严重一点的是这家建房抢占了邻家的地皮，小辈人刻薄了老辈人……令人奇怪的是，老支书在处理此类事情上向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三下五除二式的，却总能给人一套信服的道理，让吵架的双方真正受用，往往当场就放弃了争执，从他家平静地走出去，错了的一方在回去之后，还会主动把自己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听说老支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党员，搞土改走合作化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站在台上向村民们发表那种情绪激昂的讲话，但我敢肯定，至少他对村里每一个人的脾气品性及嗜好都进行了很好的了解，要不，为什么有时他不用着重谛听或去寻找旁证，仅仅凭借猜测就能够说出吵架的双方在事体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老支书这两年老了，真正的老，头发胡子雪白，腰虾弓着，走路时两只手就硬硬地甩在身背后。即便是这样老的人，我还经常见他出现在村头巷尾忙这忙那的。我不知道老支书在当村支书那阵是啥样子，是不是从一开始到如今退居二线了都一直这样繁忙？听说他在当村支书那阵，曾用自家的钱接济一位生病的孤寡老人，直到老人去世；听说当年修村前这条大马路，是他把村里所有男劳力召集起来，告诉大家修路的想法，然后他领着村里男劳力做义工；又听说那时村里刚通电，基础设施差、电压低，人们又没带钱，是他到处跑，找扶贫办、找供电局，腿都跑细了，终于凑足款项对线路进行大规模改造，增供电容量，解决了几个自然村多年用电的问题；还听说当年为了拉动村民搞家庭养殖致富，是他三番四次领着那些想奔富裕路的人外出取经、到信用社贷款……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老支书，您也该歇歇啦，现如今很多人都在忙自己家里的事，而你却在为全村人的事忙，是不是有些不值得？”

老支书嘿嘿笑：“我是党的人，就要永远做一个对党、对乡亲们有用的人。”

哦！老支书，在街坊邻里之间，是您给了群众需要的润滑和温暖。

□ 口颐之福

青菜清欢

□ 徐晨

“老板，炒一盘青菜！”朋友请客，出手大方，满桌“硬菜”，却觉得无从下筷，直到有人高呼，才恍然明白，桌子上少了一盘青菜！

青菜，泛指各种绿叶蔬菜。青菜好种，随便找一块空地，撒下种子，弄点农家肥，呼啦呼啦就长起来了。绿油油，翠生生，生机勃勃。

但小时候我却不喜欢吃青菜，见到青菜就倒胃。那时日子清苦，秋冬季节，餐桌上顿顿都是青菜，吃得人眼睛都绿了。那时食用油金贵，母亲炒青菜不舍得放油，炒出的青菜干不拉几的，了无生机，吃进嘴里干涩难咽，还有一种苦茵茵的味道，所以那时候觉得青菜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菜。

那时候馋肉，肚子里缺少油水，做梦都想吃猪肉。见到猪肉，那简直眼见到亲娘一样，喜欢得不要不要的。

可世事难料。斗转星移，现在生活条件变好了，顿顿有鱼有肉，人们都开始喜欢上青菜。妻算得上青菜的铁杆粉丝。进入冬季，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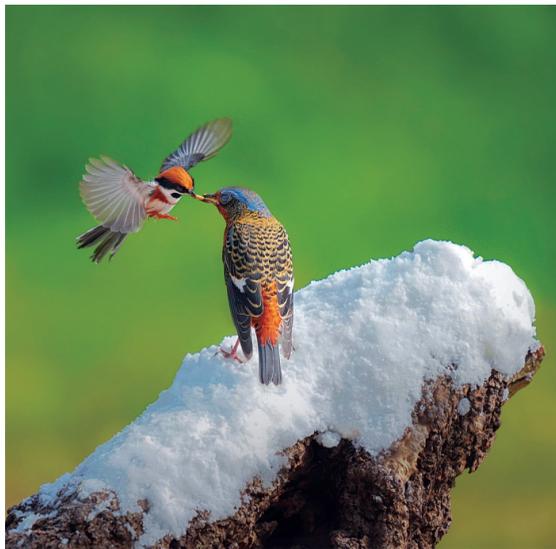
清炒青菜是最常见的做法。将青菜的茎叶掰下，清洗干净，拍几瓣蒜，切两根干辣椒，锅里放油，倒入蒜末、干辣椒炒香，然后放进青菜，翻炒一会儿，加盐、鸡精，盛入白瓷盘中。青菜翠绿，磁盘白皙。吃一口米饭，挟一筷子青菜，嚼得满嘴清新，顿时神清气爽。

有时，妻买回一块豆腐，做一盘青菜豆腐。豆腐切片。青菜剥叶，洗净切段。锅里放植物油，将豆腐煎至两面金黄盛起。锅里再放油，把切成片的姜、蒜、辣椒一起放进锅里炆一下，倒入青菜，翻炒至熟，放进煎好的豆腐，加盐、酱油、味精出锅。白菜的味道淡淡的，豆腐的味道也是淡淡的。妻说：“白菜豆腐保平安。”一盘青菜豆腐，青白相间，朴实无华，像恬淡的日子，波澜不惊却绵长踏实。

周末过早，妻喜欢煮一碗清汤面。煮好的面条上，卧着一枚洁白素雅的溏心鸡蛋。鸡蛋周围，漂浮着几片翠绿的青菜叶。面条的油润，鸡蛋的鲜美，青菜的清新，让人直呼好吃。一碗清汤面，满满小确幸。

经霜的青菜，口感更好。甜脆中携着一股清冽之气，软而不烂，清香甜糯。前几日到餐馆聚餐，满桌好菜，却是一笼“五谷丰登”杂粮和一盘清炒青菜最为抢手，上桌即光。

人间有味是清欢。青菜，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昂贵的身价，平凡朴素，却胜过人间无数美味。



深情。

吴酪摄



如诗如画。

汤青摄

小院

□ 何桂艳

谷物们各自在小院里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连它们的呼吸我都辨得清

我们彼此沉默着
一句话都显得多余

太阳给它们的
它们都带回了小院

墙角的几捆芝麻
叶子落尽了
一粒芝麻炸开了，啪的一声
小院就满了

南方之冬

□ 文博

冬天，从遥远的北方
飘泊到海南
将行囊里的雪白
遗漏到枝头
被暖阳调为几片桔黄色
与其他绿叶在风中摇曳
宣告南方的冬天已至

远道而来的冬天
伸出妙手给高烧的身体降降温
海岛的体温回到春天的温度
那些黄叶在暖风中舞得更起劲
索性，像雪花轻轻飘落
慢慢走进春意盎然的光里
梦回雪的故里

故园情思

那一片温暖的洁白

□ 仇多轩

数九寒冬，父亲把从集镇上加工好的一床新棉被，乘坐公交车送来。抚摸着温软的新棉，我仿佛感觉到乡村阳光的味道。

早前，农村家家户户都种棉花，这是农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家里有几亩旱地，从我记事起，每年都会栽上一两亩棉花，栽棉、采棉，这项农活我跟在大人后面干了十多年。

“枣芽发，种棉花。”春天在突然之间就苏醒了，枝头日渐生动起来。“谷雨种棉花，能长好疙瘩。”棉花种早些，棉桃可以一直开到秋。如果种迟了，棉桃就会结得少。我们这里，劳动力少的家有些冬闲地，多种春茬棉花。麦收之后，也有的种夏茬棉花。刚开春，母亲就从集镇种子站买上几斤种子，在打谷场或家前屋后选一场地，就近在塘中或沟渠捞些淤泥，在空地摊上两三厘米厚，上面均匀地点上棉籽，从旁边粪堆铲些农家粪肥撒上一层，再砍些荆条呈弓形支撑，绷上薄膜。阳光晒进棚内，棉秧快乐生长。月余左右，长到五六片叶子，就可以移栽到田里了，于是大人们打好田墙，开好细沟，便于以后清沟沥

水。掀开棚上薄膜，用铲子把一棵棵棉秧带上泥块铲好，用独轮车运到田间，再一棵棵地栽上、浇水。剩下锄草、打药等田间管护的一系列日常，都由大人们精细地完成。

棉花地里，或粉红，或纯白的花儿，吸引着孩童们的目光，带来遐想。它们都是富有的花朵，长出一枚枚灵感的花蕾，农人们沉浸其中，梦想连连。一家之主们，往往在心里盘算着，这块田的收成能够折算成某一项具体的物件，或是积少成多，攒钱干些大事。对孩子们而言，这或许就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电视机。无论如何，这都是最初梦想。正是有了这一份份梦想，才会有一份份坚持。

入伏以后，棉花要三天两头锄，便于生长。及至结出棉桃，渐渐成熟，孩子们被安排去摘绽放的雪白棉花。一株株高大棉枝，挂着数不清的棉桃，也带来沉甸甸的收获。摘棉花多是母亲带着我们进行，摘棉花有两种方式，可以直接采盛开的雪白棉花，母亲多会告诫要摘干净，要眼观四周，不要遗漏。如果是赶时间，先摘棉桃之后再回家采，不能把未绽开的棉桃摘下。

时光从容，幸福相伴。秋天过去，家人会在一个合理

的价格区间，分几次把棉花卖掉。家人还会留下一些，送到集镇的加工点，那些手工弹棉花的匠人，以娴熟的手艺，弹出一床床新棉。雪白的棉絮，是那么亲切，温暖着每一个寒冬。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家中的缝纫机，见证了缝缝补补的岁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良”布料流行一时，它光滑、细腻、速干，穿上有形，母亲自己会为我们做上一两件。

日子总是喜忧参半，不会完全按照美好的愿望设定。一九九五年八月，盛夏的风依旧如常，田间的棉桃盛开时节，母亲却因病早逝，我还未中专毕业，弟弟们还未成年，带给我们无限伤痛。风风雨雨的日子，我们一一捱过，走过困顿，迎来曙光。

如今，乡村依然是我们心灵深处最美的家园，农活较以往轻松许多，一批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成为种种棉大户新宠。纯棉衣服成为时尚，过往的流行已成云烟。那一片雪白的棉花，是心中醇美的风景。曾经的磨砺，一生的温暖。逝去的美好，永远珍藏。

乡村纪事

“流转费”的一波三折

□ 夏绪乾

与表哥和我国炉对酌的是两位土地流转户主。六年前，村里长年外出打工的二十八个农户，时常无暇顾及自家承包地里的农活，放任庄稼地成年累月地荒芜着。表哥眼瞅着一百多亩弃耕撂荒地，心疼得不得了，就把它们的经营权全部流转到自己名下。

农户们习惯把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简称为地租。他们与表哥签订书面合同：流转期限暂定九年。地租，每亩每年六百元。表哥必须在立冬节气前一次缴足往后三年的地租，才可以继续经营土地。

缴完第一期地租后，表哥轮作种植了小麦、水稻。他精耕细种，悉心管理，粮食喜获丰收。怎奈粮食价格偏低，扣除人工费和投入物成本后，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没有落下多少利润。第二年，表哥拿出交通方便的三十亩地建立园林苗圃，专事北海道黄杨、金叶女贞、红叶石楠等绿化美化苗木的繁育，果然挣得盆满钵盈。

三年后缴第二期地租的时候，繁育苗木用地涉及的九位户主对表哥发话：“你吃肉，俺们沾光喝点汤。地租，就涨到每亩每年一千元吧。”运势高开高走的表哥不愠不火地接受了，使得苗木产销两旺的势头免遭干扰。

与我们对酌的两位，就是九位户主中的一二。他俩酒酣耳热之际，套近乎、讨好般向表哥爆料了第三期地

租一波三折的内幕。

两个月前的立冬时节，九位户主又巴望腰包鼓鼓的表哥把第三期地租涨到每亩每年一千三百元。他们找准了表哥的“软肋”。靠繁育苗木发家势头正旺的他，哪里会在乎多出的仨瓜俩枣？表哥还有一个正值不惑之年的儿子，两个月前调动，升任市园林局局长，肩负着市区的绿化、美化重任。家人当官好办事。农户们断言：儿子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下老爹在地待销的苗木不管不问？不往远处说，最起码三年内，表哥的苗木不愁卖不出去，更不愁卖不上好价钱。

九位户主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跟表哥沟通地租再涨事宜。表哥正冲着挖苗工人发脾气：“我在苗木行业积攒了四五年的好名声，今天差点让你们几个人给败坏了！老客户们从浙江、从四川、从湖北来咱山东地盘采购苗木，不就是图我的苗木质量好吗？你们擅自把小苗、弱苗夹带进去，等于砸我的招牌呐！”众人把表哥劝说消气后又调侃上了：“你有必要在意什么招牌不招牌吗？只要你家当官的儿子随口说句话，苗木还一下子就清园了！”表哥摇头：“我不能扯那小子的后腿！浙江、四川、湖北的三家老客户，已经把我的三十来亩苗木包场了。半个月内存场。”

表哥想证明儿子的清白和自己的言语不假，亮出《苗

木购销协议书》：“我现在不怕泄露商业机密了！你们瞧瞧吧。”

看罢《苗木购销协议书》，九位户主面面相觑。他们闪到一旁小声嘀咕：“咱们的地块马上就成空地了，人家又压根没指望当局长的儿子利用手中权力卖苗子，如果现在开口要求涨地租，他生气退回土地可就不好办了。”

表哥对九位户主的心思全然不知。他清场销售苗木，又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入，还是按照每亩每年一千元的前例，一次给足了他们往后三年的地租。

随后，农户们惊奇地发现：表哥腾出茬口的苗圃地里，没有再栽一棵树苗——他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全部播种了晚茬小麦。

九位户主又一次相约到了表哥那里。他们见面就退给表哥一部分地租。表哥一头雾水：“大伙演的是哪一出？”来者回应：“我们终于明白你的意图了——响应国家号召，把基本农田‘退林还耕’种粮食。大伙不能让你额外付出代价。种粮的地租，还是最初商定的六百元了。”

表哥知晓内情后大发感慨：“单单种粮食，经济收益确实不高。必须让粮食升值！所以，我在市区开了一间快餐屋，把自产的小麦、大米、瓜菜等做成饭食销售，多赚了一些钱。”